



严复作品精选

许祖华 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现代文学名家作品精选】



严复作品精选

许祖华 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现代文学名家作品精选】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复作品精选/许祖华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4

ISBN 7-5354-3006-6

I. 严...

II. 许...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0112 号

责任编辑:康志刚

责任校对:梁 风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8.87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8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严复及其作品

严复 (1854—1921)，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西学大师、翻译家、教育家、诗人。

1854年1月8日，严复出生于福建南台苍霞州几代“皆以医为业”的严氏家族。7岁时其父送其外出读书，两年后回故乡随其五叔祖严燧昌习诵《大学》、《中庸》之类的儒家经典。11岁又师从学识渊博的名儒黄昌彝，广泛阅读了从儒家经典到宋元明诸儒的嘉言懿行，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中国正统文化的基础。14岁，严复即奉父命与王家小姐结婚。同年考入马江学堂学习海军。1877年赴英国留学，进入英国格林里治大学海军学院深造。两年后回国。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次年被李鸿章调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震惊了中国知识界，严复也深受刺激。是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檄文，深层地反省中国失败的原因，寻求振兴中国之途，以“尊民叛君，尊今叛古”（蔡元培：《五十年中国之哲学》）的姿态，显示了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同时，他又将眼光投向西方，开始了他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输送天火给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工作：翻译、介绍西学。他将西方的《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

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法说》、《法意》、《美术通诠》等一批重要学术名著，通过翻译，介绍到中国。由此，也逐步形成了他基于中西文化背景的政治观、经济观、哲学观、教育观及翻译主张。

在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时代大环境中严复思想的价值取向往往指向一个中心：救亡图强。又由于他有着中西文化的广阔背景，因此，他的主张往往在“破”与“立”中展开。他要“破”的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要“立”的是西方的思想观念。

严复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是严复反省中国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研究、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强盛”之路的结论。严复认为，中国的落后，以专制为特点的政治制度难辞其咎。他在《法意·按语》中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富强，在严复看来，其根本之途就在于实行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其中，“自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而“民主”则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是“用”。所以，严复在《原强》一文中说：“身贵自由，国贵自由。”到了晚年，严复在评《老子》时仍坚持认为：“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严复的政治思想虽然带有明显的“西化”倾向，但对针砭中国专制政治，改造中国，则无疑是一剂良药，对正在寻找救国图强之路的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严复的政治思想，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而被超越，他自己也逐渐从“革新者”蜕变为保守者，成为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反对者，但严复所强调的“以自由为本”

的思想贯彻始终，其意义是应当肯定的。

与其政治思想的“以自由为体”相一致，在经济思想方面，严复提出了自由平通的经济主张，其基本内容是提倡经济自由，自由竞争。他的经济思想一方面直接针对中国经济的弊端，一方面基于西方的经济学说，尤其是斯密《原富》一书所阐述的经济思想，对严复的影响甚大。在严复看来，《原富》的思想不仅导致英国的富强，而且其中所论多切合中国，特别是“自由贸易”等思想，严复认为：“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严复集》第4册第895页）这种自由贸易，不仅可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有利于民生，而且最终也有利于国强。反之，凡是与自由贸易经济思想相左的政策与做法，如“贸易相养之中，意有所偏私，立之禁制”等等，都应革除。由此，严复反对政府的一切垄断与专卖政策，认为：“垄断，大抵皆沮抑不通义也。”（《严复集》第4册第856页）

严复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其进化论。严复一生在学术思想上有众多建树与贡献，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前半部（即严复命名的《天演论》），将进化论的学说引进了中国，给中国人，特别是思想文化界的同仁提供了一种崭新世界观。严复自己的哲学思想也由此构成。严复哲学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宇宙观上唯物主义和进化论；认识论上的感觉和历史观上的进化发展观。他的哲学思想不仅直接显示了他思想一以贯之的救亡图强的价值取向，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宝库，而且，也为当时变法维新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严复看来，中国如能顺应“天演”规律而实行变法维新，那么，中国就能由弱变强，否则，中国就有被世界淘汰而亡国灭种的危险。正因为进化论哲学有如此雄辩的理论说服力和如此鲜明的实践性意义，所以，在当时传播甚广，影响巨大，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风靡于中国思想界的口头禅。后来的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先驱如胡适、鲁迅等都深受其影响，中国当时思想界与文化界的同人也鲜有不受其影响的。

严复的教育思想是严复“西方救国”思想在教育学方面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位多年从教的教师，严复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由于较系统地接受和研究了西方教育家的思想，因此，他的教育观在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史上是别开生面，有十分重要影响的。

他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三育”，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三育”是直接针对当时用考试八股文来培养、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的。他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科举制具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处，而他提出的“三育”，就是要“浚智慧”、“练体力”、“励德行”，并主张三者并重，“是以讲教育者，其事常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所谓“浚智慧”，就是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的能力。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根据自己对西方富强之路的考察，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国家天下，蔑（即‘无’之意）一事焉，不资于学”。他认为，西方强就强在重视学习，中国要富强，就要像西方一样重视学习，并将学好以“格物”为基础的“西学”，与改革中国的民主、政治、军事、理财等结合起来，比较客观地阐述了学习（包括学习西学）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所谓“练体力”就是强壮身体，摘掉西方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在严复看来，国民的体质并不单纯是一个生物学问题，更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基础”，而西方国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又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

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所谓“励德行”，就是要培养人民的守信、奉公的品格，革除“怀诈相欺”行为，从而使人民去奴性，讲民主，同心协力抵抗外国的侵略。严复认为，在“三育”中，以德育“尤为三者之最难”（《严复集》第一册第30页）。

严复作为近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不仅翻译了一大批西方重要的学术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翻译的主张：信、达、雅。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他指出：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译写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所谓“信”，就是“修辞立诚”；所谓“达”，就是“辞达而已”；所谓“雅”，就是要有一定的文采。严复自己的翻译实践也基本上是遵循着自己提出的这一主张的。当然，其实践中的倾向有时也是十分明显的。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先生与瞿秋白讨论翻译问题时，都曾论及了严复信、达、雅的翻译实践与翻译主张。瞿秋白认为：“严几道（严复）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鲁迅则更具体地指出，严复的翻译著作中“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觉头晕”。“但他后来的译本，把‘信’看得比‘达’‘雅’都重一些”。“他的翻译实际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讯》）。

严复的散文作品多为政论文，其文风意气风发；严复的译文多为西方重要的学术著作，其译笔高古典雅；严复的诗作多为旧

体诗，其意境沉郁悠俊。严复的书信虽为亲友往来之信息，但其中有很多内容直接反映了严复的政治、学术、人事、教育、文化等观念，是研究严复思想的重要资料。本作品选限于篇什，主要选编了严复的政论文和少量书信、旧体诗。对严复的译作，本作品选只选录了其所作的序、跋等。另，其中正文的小字体皆为原稿中的注解性文字。

编 者

2004 年 10 月金秋

目 录

严复及其作品	1
论世变之亟	1
原强	6
辟韩	18
原强续篇	22
原败	26
宪法大义	34
原贫	42
天演进化论	45
救亡决论	56
斯密亚丹传	71
孟德斯鸠传	74
上皇帝万言书	77
有如三保	94
保教余义	98
保种余义	101
廉夫人吴芝瑛传	104
中俄交谊论	107

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	114
论中国分党	118
《天演论》自序	122
《蒙养镜》序	127
译《群学肆言》自序	129
《群学肆言》译余赘语	132
译《群己权界论》自序	135
《群己权界论》译凡例	136
译《社会通论》自序	140
《英文汉诂》叙	142
《英文汉诂》卮言	144
《民约》平议	150
书本馆译报后	158
读经当积极提倡	162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	167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171
论译才之难	174
西学门径公用	177
教育与国家之关系	181
实业教育	186
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	194
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	198
与《外交报》主人书	207
与梁启超书	215
与张元济书	218
与熊纯如书 (30 封)	220
旧体诗选 (28 首)	266

论世变之亟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构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浚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寢多，镌铍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颡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

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沈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纮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暴鳃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羸，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日之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盖自高颡深目之伦，杂处此结衽编发之中，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浅人怙私，常置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忠爱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

自由异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自胜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马嘉尼之请不行，东印度之师继至。道咸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此郭侍郎^①《罪言》所谓：“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自蒙观之，夫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祸之发也愈烈。不见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不见夫火药乎？其塞之也不严，则其震也不迅。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何莫

^① 郭侍郎，即郭嵩焘，1875年任兵部侍郎。

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乎？且其祸不止此。究吾党之所为，盖不至于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虑所万不及知，而闻斯之言，未有不指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

夫为中国之人民，谓其有自灭同种之为，所论毋乃太过？虽然，待鄙言之。方西人之初来也，持不义害人之物，而与我构难，此不独有识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为大诟者也。且中国蒙累朝列圣之床，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谓横目冒彰之伦，莫我贵也。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叩关求通，所请不得，遂而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而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輿。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谓有人焉，佶佶侃侃，低首下心，讲其事而咨其术，此非病狂无耻之民，不为是也。是故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汗，求驱夷之策者，智虽囿于不知，术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何以言之？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故其端起于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观之，仆之前言，过乎否耶？噫！今日倭祸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尚忍深言也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又曰：“瞻乌靡止。”心摇意郁，聊复云云，知我罪我，听之阅报诸公。

载《直报》1895年2月4日

原 强

今之扼腕奋舌，而讲西学、谈洋务者，亦知五十年以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利民经国之一大事乎？

达尔文者，英国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寰瀛。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哀集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名曰《物类宗衍》。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无人不读，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为之一斐变焉。论者谓达氏之学，其彰人耳目，改易思理，甚于奈端^①氏之天算格致，殆非溢美之言也。其为书证阐明确，厘然有当于人心。大旨谓：物类之繁，始于一本。其日纷日异，大抵牵天系地与凡所处事势之殊，遂至阔绝相悬，几于不可复一。然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而驯致若此者也。书所称述，独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其一篇曰《争自存》，其一篇曰《遗宜种》。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迨夫有以

^① 奈端，今译牛顿（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